

闽东

汉

语

言

研

究

丛

书

闽东方言词汇语法研究

林寒生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闽东方言词汇语法研究

林寒生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〇〇二年八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闽东方言词汇语法研究/林寒生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2.8

ISBN 7-81068-490-6

I. 闽… II. 林… III. 闽语—方言研究 IV. H1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7135 号

责任编辑: 龙宝珍

封面设计: 徐 辉

闽东方言词汇语法研究

林寒生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刷	昆明新星印刷厂
装 订	昆明新星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8.125
字 数	245 千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 册
书 号	ISBN 7-81068-490-6/H·59
定 价	18.00 元

云南大学出版社地址: 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电话: 0871-5031071 传真: 0871-5162823

邮编: 650091 E-mail: yupress@sina.com

序

汉语方言常被人们称为语言的活化石,这是因为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中存留着汉语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痕迹。通过方言的研究,人们不仅可以对汉语的现状和生态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尚可据而考知汉语早期的面貌,并进而洞察汉语形成与发展的轨迹,从而为重建汉语史这门科学提供资料和佐证,并为建设和丰富汉语语言学乃至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宝库作出贡献。从应用角度着眼,通过方言与共同语各个层面的对比研究,人们可以探明二者之间的对应规律,从而大大提高中小学语文教学和推普工作的成效,同时也可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提供必要的依据。至于方言研究在区域移民史、民俗史、文化史乃至民族史等方面的重要价值,更是不言而喻的,这点早已为人们所普遍认同。

作者从小生长在闽江之滨,福州话是自己与生俱来的母语方言。大学毕业后曾赴闽东北山区寿宁县插队,并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前后历十年之久,故对闽东北片方言早年已有所感知,这就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础。1979年,作者有幸进厦大中文系攻读汉语史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语言学家黄典诚教授研习汉语方言音韵。承蒙导师的勉励,确立了研究闽东方言的科研方向,并希望自己以后在这一领域能有所建树。后在导师悉心指导下完成的硕士论文《寿宁方言研究》,正是属于原先预定的研究范围;毕业后留校任教,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先后发表并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论著。1987年~1991年,作者在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毕业论文仍以研究闽东论文为题。1989年~1993年,又曾独力承担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闽东方言词汇》的研究工作。由于科研工作和撰写论文的需要,作者曾多次深入闽东各地,对其辖区内的18个县市方言作过点上的田野调查,从而积累了大量的研究素材。最近几年,又曾与李如龙教授等合作,参加了省语委主持的《福建省中小学普通话教育训练》一书的编写;还与教研组同仁一起,参与了部分闽语课题的研究工作,得以有机会向李先生及教研组诸同道讨教,从中得到不少教益和启迪,促使自己在教学之余,对闽语研究中时常遇到的一些疑惑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去年以来,在李先生与教研室诸同仁的鼓励之下,自己始下决心,把多年积累的闽东方言资料与个人研究心得作一整理,串缀成书。今年初夏,终得大功告成。又蒙云大出版社龙宝珍副编审的热心促成,使拙稿付梓的愿望得以实现。因此,本书的问世,不但渗透了作者个人多年研究的心血,同时也包含了导师、李先生等前辈学者的深切关怀,以及教研组同仁的期盼和鼓励,这里自然也包含了当年在田野调查中多次配合我工作的同志的关心和支持,没有他们的关心和帮助,要出版这样一部专著是难以做到的。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闽东方言是闽语中最重要的一种方言。该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均有许多独具特色,在

重建汉语史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因此,海内外不少学者长期以来对它给予了热切的关注。然而,与其姊妹方言闽南话相比,闽东方言的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其问世的成果也不及闽南方言丰硕。描写该方言的专著尚不多见,而从宏观上研究整个区域方言的专著更未见到。这与该方言的重要地位相比显得很不相称。近年以来,这一状况虽有所改观,但毕竟尚难以尽如人意。本书拟在这方面尽点绵薄,希望能对上述缺陷有所弥补。作者原计划全书写作包含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部分内容,脱稿之后,因故只抽取了后两部分整理成书。因此此书便成了今天这一样式。至于语音部分的研究内容,现只好暂付厥如,以俟来日了。

汉语方言与民族共同语比较,可谓麻雀虽小,而五脏俱全。方言中的一些奇特的语音、词汇或语法现象的研讨,看似平易,而追根溯源则颇为繁难;有些特殊语言现象来龙去脉的清理,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项综合工程。由于作者教学任务繁重,加上学识浅陋,以致本书所涉及的某些问题的研究,尚来不及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因此,书中有些地方不能不有所缺失。在此作者谨以恳挚之忱,殷切地期待同行学者与专家的批评教正。

作 者

二〇〇二年七月于厦大
海滨观海书屋

目 录

序

引言	(1)
附:闽东主要方言点音系简介	(6)
第一章 闽东方言词汇对照表	(26)
第二章 闽东方言词汇内部比较	(79)
一、南北两片大体一致的语词	(79)
二、南北两片明显不同的语词	(84)
三、南北两片交叉出现的语词	(87)
四、部分方言点的特殊语词	(88)
第三章 闽东方言本字考	(93)
第四章 闽东方言词汇特点综论	(101)
第五章 闽东方言语法特点	(104)
第一节 词法特点	(104)
一、某些单音词可通过重叠形式改变词性、词义或感情色彩	(104)
二、指称动物性别的语素	(105)
三、词缀	(106)
四、代词	(108)
五、称数法	(111)
六、否定词	(111)
七、表示程度的副词	(112)

八、介词	(113)
九、结构助词	(114)
第二节 句法特点	(115)
一、完成体	(115)
二、已然体和将然体	(116)
三、进行体	(116)
四、起始体	(117)
五、经历体	(117)
六、继续体	(117)
七、双宾语句	(118)
八、处置句	(118)
九、被动句	(119)
十、受事宾语在句中的位置	(119)
十一、修饰补语的程度副词在句中的位置	(119)
十二、反复问句	(120)
十三、比较句	(120)
十四、动词的后置成份	(121)
第三节 语法例句对照表	(122)

引 言

一、闽东方言概述

闽东方言是闽方言中最古老的汉语方言之一。它主要分布在福建省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流域和今宁德地区的交溪流域。通行范围有 18 个县市,人口有 800 万左右,面积达 29,559.35 公里。

历史上的闽东一带曾经是福州府和福宁府的辖地。元时同属福州路,明代更名福州府;明成化九年(1473 年),北面的福安、宁德和霞浦等县始自福州府中另行分出福宁州,直属布政司管辖;至清代雍正二年(1724 年),福宁升州为府,与福州府同级并立,行政上的区划才正式分开,时间不过二百余年。

闽东方言按照自身语言上的特点,以及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归属和地理上的毗连状况,大体上可分为南北两片。南片含今福州地区的福州、闽侯、长乐、连江、罗源、永泰、闽清、古田、屏南、福清、平潭等 11 个县市,面积约 15,102 平方公里,人口约 600 万人。该片方言因其各方言点均分布在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都深受福州话影响,且在语感上都比较近似,因此素有“平水腔”之称。由于福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处于福州平原中心、为沿海城市)、发达的交通经济条件(全省铁路、公路中心,有马尾港、国际航空港)、稠密的人口(1993 年有 130 万)、悠久的历史(晋代建城,唐代已名福州)和发达的文化(明清时已有地方韵书《戚林八音》问世;清乾嘉时期已有方言小说《闽都别记》刊行;用方言演唱的闽剧和曲艺“伢唱”,以及说书“评话”,在闽东一带已流行数百年),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省政治、经济、交通与文化中心。福州话在这一带流行已久,不但成为闽东南片土语的代表,而且成为整个闽东方言的代表性方言。

闽东北片方言则包括福安、宁德、寿宁、周宁、福鼎、柘荣、霞浦 7 个县市。面积约 14,457 平方公里,人口约 200 万人(1993 年),历史上大体属于旧福宁府辖地。由于福安早于宋代淳祐五年(1245 年)建县,迄今已历 700 多年,地理上又属于闽东腹地,建国后又曾是福安专区所在地(1976 年移至宁德),因此福安话在这一带也历来享有较高地位,成为当地群众心目中的“小普通话”,将其视为代表点是理所当然的。

在闽东方言区中,还存在一些非闽东方言的土语。例如本区闽侯青圃东西台村、连江县北岳村、永泰县西南部、福清市西部、宁德市碗窑村、霞浦县三沙、牙城、长春乡、福鼎县的西北部一些村落,均有闽南方言插花地;而福清县的东张、一都、音西等乡镇均有客话分布点。北部寿宁县的芹洋、平溪与周宁县的泗桥乡则说闽北建瓯话。而福安北部的上白石乡、寿宁的坑底乡与托溪乡的大黍、渺洋有些乡村则说浙南吴语。此外,南片长乐县的琴江话则是满族聚居村,说的是北方话性质的“土官话”。福建省是全国著名的畲乡。其中畲族人大都分布闽东。因此,本方言区的福安、霞浦、福鼎、宁德、罗源、柘荣、寿宁、周宁乃至连江、闽侯、古田等县市以及福州郊区,尚有 20 万左右的畲族人,他们在本族群内部使用畲语进行交际,也大多能说普通话和当地闽东方言。

据史书记载,闽方言区人民是历史上因“避乱”或“征蛮”陆续从中原迁徙来的。其过程始自秦汉,而盛于晋唐。其中汉武帝时征战闽越,立福州为冶县;三国孙吴派贺齐用兵五度,开拓闽江流域;西晋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东晋侯景之乱,江浙士大夫进一步入闽;唐末黄巢起义时河南固始人

王潮、王审之兄弟入定闽中,等等;这几次中原人民所带来的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对闽东方言(包括其他闽方言)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与闽语的其他次方言一样,今闽东方言不但有普通闽语的一般特点,而且还有一些自身独具的特色。从共性方面来看,该方言还保留有古代汉语的一些重要特点。例如:(1)普通话部分 f 声母字,当地口语读为 p-、p'- (如“分、肥、浮”等字),说明上古声母“非敷奉”读如“帮滂并”;(2)普通话部分 t_ʃ、t_ʃ' 声母字今读 t、t' (如“竹、撑、直”等字),说明了上古“知彻澄”声母读如“端透定”;(3)普通话部分 x、ɣ 声母字今读 k 声母(如“糊、厚、寒、汗”等字),说明了上古“匣、群”声母读音相同的特点;(4)部分普通话零声字今读 x(h) 或 s(θ),如“园、远”声母读 x(h)、“蝇、盐”声母读 s(θ),反映了上古“匣、云”声母相关,“以、邪”声母相关的特点。(5)普通话部分 o(uo)、i(ɿ、ɹ) 韵字(中古歌、支韵)今读韵腹为 a(如“我、箩、纸、骑”),反映了上古歌部主元音为 a 的特点。(6)普通话部分 t_ʃ、t_ʃ、ɣ 声母读为 k、k'、x(h),说明中古见组声母尚无顎化现象(如“奇、欺、琴、孝”等字声母读 k、k'、x(h))。(7)普通话部分齐撮呼韵母今读开口呼(如福州“齐[tse²]、条[teu⁵³]、牵[k'ein¹]、店[tair²¹³]、青[ts'aŋ⁴⁴]”等),说明了中古四等读为洪音;(8)今闽东方言仍保留入声,与中古入声调类可以对应,(如福州话“急[k'eip²³]、角[koy²³]、翼[sip⁵]、镯[so⁵]”等)。(9)部分口语词属于古汉语词汇的沿用,例如福州话“脚”说𪚩[k'a¹]、江米说“秼米”[su⁵³ mi³¹]则见于《尔雅》;饭锅说“鼎”[tiar³¹]、植物叶子说“箬”[nuo⁵]、嘴巴说“喙”[ts'uo²¹³]等等,则见于《说文》。

若从个性来看,闽东方言另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例如语音:①普通话部分 ʒ 声母字今读为 n(如二、饵、染、软),反映了中古日母应读同泥母;②普通话部分零声母字今读为 ŋ(如“疑、鹅、岩、眼”),反映了中古疑母应读为 ŋ-;③除少数地点外,大部分方言点多音节连读时都存在声母类化现象;④南片的多数方言点韵母按声调不同而读为紧韵与松韵两套(例如福州话,遇平声、上声、阳入调韵母读紧韵;遇去声、阴入调则读松韵);又如词汇,内衣说“糊”(如福州[lou³]、潮湿说“滥”(如福州[laŋ⁶]);再如语法,亲属称谓以“依”为前缀(如福州叫父亲为“依爹”)等等,均较特殊。

从闽东方言内部来看,南北两片之间虽属同一方言区,但仍存在一定差别,因此在通话上也存在一定难度。这主要为以下原因所造成:①闽东南片,声母一般都是 15 个,北片有些地点如福安、周宁等多出 j、w 两个;②南片声母 s,北片的宁德、福鼎都读 θ(齿间音),或 s、θ 并存(周宁);③南片韵母(除古田外)、随声调不同而读为松紧两套,北片则大体无此现象;④南片韵母四呼俱全,北片的福安、福鼎没有撮口音;⑤南片韵母辅音韵尾只有 ŋ、ʔ 一套;北片的某些方言点还残留有中古 m、n、ŋ-p、t、k 的读音残迹,如今宁德市区人口语中还有 m、ŋ-p、k、ʔ 等辅音韵尾;周宁话则有 n、ŋ-t、k、ʔ 等辅音韵尾,而宁德的霍童乡、周宁的咸村、马坑和福安穆阳乡的一些山村,至今人们口语中仍完整保留着中古《切韵》系统 m、n、ŋ-p、t、k 三套韵尾。此外,南片两北也有一些基本不同的词汇,例如南片小孩多说“儿团”(如福州[nie⁵³ iaŋ³¹])北片多说“傀儡”(如福安[ko²⁴ loi⁴²]);寻找,南片多说“讨”(如福州说 to³¹),北片福安、周宁等说“擻”(读 tsui³⁵ 或 tsui²⁴),寿宁、福鼎则说“捞”[lɔ²⁴];语法方面,寿宁、周宁等“你先走”可以说“汝行先”,“再吃一碗”可以说“食蜀碗添”,南片则没有这种说法。

二、闽东方言研究的历史和文献资料

历史上反映闽东方音研究的最早文献当推《戚林八音》。该书是由署名戚继光的《戚参军八音字义便览》和署名林碧山的《太史林碧山珠玉同声》合编而成,清代乾隆十四年(1749 年)曾有刊行。该书属于福州话地方韵书,虽嫌粗糙、且多舛乱,然而在数百年前,作者能对福州话的声韵调系统作了贴近实际口语的总结和归纳,因此在研究福州话方面有开拓之功。所以其书在乡间流行甚广;而且对后来相继出现的一些方言韵书的编写具有导引之功。

1890 年初,由美国传教士 R. S. Maclay 和 C. C. Baldwin 合编的《福州话拼音字典》

(《ALPHABETIC DICTIONARY OF THE FOOCOW DIALECT》)问世。该书是最早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描写汉语方言学的一部书,但采用的是西方流行的威廉·琼斯(Wi lliam Jones)音标系统描写语音。其书在《威林八音》的基础上,对福州话加以重新研究,对《威林八音》有很大补正之功。尤其编者采用拼音方法记音,使当时福州话的语音得以实录,实为不可多得。只是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该书在语言学界及闽东社会上未能产生反响。

早期研究福州方音较有影响的当推陶燠民氏的《闽音研究》。该篇论文曾于1930年发表在前历史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四分册上。1956年又由科学出版社影印单行本。《闽音研究》的杰出贡献是采用国际音标描写语音,首次揭示了福州话声母类化规律和连读变调规律,对纷繁复杂的福州话音变现状作出解释,对研究闽东方言有过重要影响。

20世纪60年代,袁家骅等著《汉语方言概要》、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研究室编《汉语方音字汇》和《汉语方言词汇》问世。这三部著作中,袁著描写了福州音系,后两书则比较系统地收集了福州话语音(3,000多条)、词汇(1,200多条)资料,1983年~1995年期间又先后出过第二版。它们对汉语方音和词汇的比较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1962年,由福建师大和厦门大学共同编写的《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内部讨论稿印行。其书是在20世纪50年代汉语方言普查基础上编写的,书中首次将闽东方言概况作了一些介绍,包含语音、词汇和语法等一些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书在介绍闽东方言部分对福州话的描写颇为细致,但对其余方言点尤其北片方言的描写仅寥寥数语,轻重失衡,使人难以窥知闽东方言的全貌。

1993年,冯爱珍《福清方言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对闽东南片福清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作了较扼要描写,对深入研究闽东南片方言有一定参考价值。

1994年,福建师大李如龙、梁玉璋等人集体编写的《福州方言词典》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集了福州城区口语常用词6,000多条,是一部研究福州方言口语词的重要著作。嗣后,冯爱珍编撰的《福州方言词典》也由江苏出版社出版。

1998年,陈泽平《福州方言研究》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对福州话语音和语法方面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尤其在变韵研究方面提出很好的见解。其次对福州话语法研究也颇有深度。

去年(2001年),李如龙、王升魁的《威林八音校注》一书问世。其书的主要成绩是对原书的用字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予以纠谬补阙,从而大大提高了《威林八音》一书的使用价值。

研究闽东方言的论著,以往多集中在闽东南片特别是福州话方面。对比起来,研究北片的材料便显得寥如晨星了。其中值得一提的,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清末陆求藻(生卒不详)、陈登昆(1882年~1953年)编纂的《安腔八音》。该书现只有陈登昆孙祖蔚手抄本,藏福安县图书馆,1981年10月福建师大图书馆曾有复印本(1~7册)。其书是模仿《威林八音》而作,但保留了福安话一些古音读法,可为研究北片语音的参考。

二是福安天主教神父郑宜光编著的《简易识字七音字汇》。该书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同样用西式罗马音标注音。由于其标音准确、分韵合理,因而在福安一带颇为流行。其参考价值超过《安腔八音》。

三是由西班牙传教士、厦门副主教伊格那西欧、伊马聂兹(IGNACIO IBAÑEN)修士编撰的西班牙语——福安话双语对照的《班华字典》。该书写作始于1882年,后因故多次中断,直至1893年5月才成书,因修书目的在于传教,因此书中收录不少宗教语词,而反映当地方言俗语的数量有限。后另一传教士Blas Cornejo对原书进行改编,收词增添了2,000多条,并请当地人郑宜光、林保罗、陶

明河等核实、共同修订并于194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Don Bosco”学院正式出版。本书采用罗马字注音,在研究福安方言语音、词汇(包括成语、谚语)和语法的历时变化方面则颇有参考价值。

四是梁玉璋《福安方言调查报告》(未刊稿)。原稿是1980年提交汉语方言研讨会的论文,其摘要曾于1983年发表在福师大校刊上。原文是对现代福安方言语音、词汇和语法进行简要描写的报告,对研究北片方言有一定价值。

五是林寒生的博士学位论文《闽东方言研究——兼论与闽南、莆田方言同源诸特点》(未刊稿)。本篇论文采取大量语音、词汇和语法事例,详细论证了福建沿海三处方言历史上同根同源,尔后演变成三种互相对立而有所联系的方言土语的具体表现;文中首次对北片宁德方言的各个方面作了比较细致的考察,并与福州方言相对照,从而对闽东方言内部分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此外,梁玉璋、李如龙、陈天泉、郑懿德、陈泽平、林寒生等人对闽东方言的某些特殊语音、词汇和语法现象还先后发表过一系列论文,他们的劳作对闽东方言的深入研讨也作出程度不同的贡献。其中郑懿德研究福州方言语法的单篇论文,时间早,分析细致,颇有深度。林寒生的《〈戚林八音〉与〈闽都别记〉所反映的福州方音比较》(《语言研究》2000年,3期)一文,首次用历史文献中的福州话语料与现代福州话口语相印证,证实了福州话n、l声母自由变读与杯、辉二韵混读的起始时间,应始于二百二十年前;而秋、烧二韵的混读时间则要比杯、辉二韵的合并晚一百年左右。而福州话的声母类化、单音动词因谐音而形成的特殊重叠形式一类语音现象的出现也同样始于二百年前清代乾嘉时期。这便使福州话一些重要音变现象的历史起点有了清晰的轮廓,从而澄清了历来学者相沿的一些错误认识。本文继而提出:从明代到清代,福州话语音应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平面,而不应该将几百年间的福州话面貌视同一律。这一看法是值得重视的。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福建省各地修志部门还先后出版了各级地方志。它们均把方言志作为新志书的一项内容。闽东所属各地、市、县志现已大多出齐,它们对了解各地的方言土语概貌也有所帮助。

三、本书的研究内容、方法

以往对闽东方言的研究是重南片、轻北片,而且主要是以福州话为中心而罕及其余;在整体上又是重语音,轻词汇、语法,近年来,这一偏向虽有所变化,但总体上仍显得对北片研究重视不够,对整个方言区的全面研究尚缺乏必要的关注。本书则从整个闽东方言区着眼,挑选该方言中有代表性的十个方言点,从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加以比较对照,以考察该方言区的词汇和语法两方面的主要特点,以便为人们了解该方言的词汇和语法概况提供一份有价值的资料。方法上主要采用当前语言学界流行的比较法(包括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和数字统计法。

四、本书的资料来源

本书所用的资料,除了上述所列举的有关参考文献之外,相当一部分是作者在撰写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期间进行田野调查搜集的;有些语料则是近年以来通过其他一些渠道调查搜集到的。现把支持与帮助过我们开展田野工作的有关调查对象罗列如下,并对他们的合作表示衷心感谢。

方言点	调查合作人	性别	职务	年龄	文化程度
福州	林青士/林振宝	女/男	职工	60多岁	初中
长乐	郑宝升/陈秀华	男/女	教师	50/40多岁	高中
福清	曹于恩/周继光	男/男	干部	60/50多岁	大学

永泰	王学文/陈月英	男/女	教师	60/30 多岁	大学
古田	陈惠英	女	干部	50 多岁	大专
福安	罗承晋/林梅清	男/女	教师/干部	50 多岁	大学/初中
宁德	黄建琛/吴赛莺	男/女	教师	60/40 多岁	大学
寿宁	柳熊飞/缪锦梦	男	教师	70/60 多岁	中专
周宁	郑志强/吴杏梅	男/女	干部	50/40 多岁	中专
福鼎	周林云/蔡超	女/男	干部	40/30 多岁	大学

附： 闽东主要方言点音系简介

一、福州话声韵调

1、声母表：(连零声母在内共 15 个声母。表内第一个例字为《戚林八音》声母歌诀用字)

p 边爬飞	p 波皮浮	m 蒙遗问	
t 底题知	t 他桃彻	n 日男奴	l 柳鲁蕊
ts 曾慈诸	ts 出错床	s 时辞成	
k 求刚群	k 气苦琴	ŋ 语牛娥	x 喜云风 ø 莺黄如

[声母特点]

①唇音 p、p' 与舌根音 k、k' 为较弱的清塞音。

②t、t'、n、l 发音部位比标准音略后。n、l 多数人发生自由变读，如“南”[naŋ²]与“蓝”[laŋ²]，多数人读[naŋ²]或[laŋ²]难以确定。

③ts、ts'、s 与齐撮呼韵母相拼时发音近似于 tɕ、tɕ'、ɕ。

④k、k'、x 与齐撮呼韵母相拼时近似于 c、c'、ç。

⑤连读音变过程，后音节声母受前音节韵尾影响出现类化音变。其变化规则如下：

下字变声 下字声母 \ 上字韵母	阴声韵、入声韵(原?)	阳声韵
p p'	β	m
t t' l s	l	n
ts ts'	ʒ	ʒ
k k' x ø	ø	ŋ

2、韵母表：

福州话共 46 个韵母(不计变韵)。今列表如下(括号之内韵母为阴去、阳去和阴入调时读法。

例字首列《戚林八音》韵母歌诀韵字：

a(α)嘉(架)	ε 西 æ 初	o(ɔ)歌(告)	i(ɛi)之(志)	u(ou)孤(做)
y(øy)须(赐)	ai(ai)开(带)	au(au)郊(灶)	eu 沟	øy(ɔy)催(碎)
ia(ia)奇(射)	ie(ie)鸡(计)	iu(ieu)秋(幼)	ua(ua)花(挂)	uo(uɔ)过(课)
uai(uai)歪(怪)	uəi(uoi)杯(辈)	yo(yɔ)桥(阅)	aŋ(aŋ)山(旦)	eiŋ(aiŋ)灯(店)
øyŋ(ɔyŋ)东(送)	ouŋ(ouŋ)缸(钢)	iŋ(eiŋ)宾(镇)	iaŋ(iaŋ)声(线)	ieŋ(ieŋ)天(燕)
uŋ(ouŋ)春(俊)	uaŋ(uaŋ)欢(半)	uoŋ(uɔŋ)光(倦)	yŋ(øyŋ)银(众)	yoŋ(yɔŋ)看(向)
aŋ(ɑŋ)踏(塔)	ɛŋ □ 用力坐下	œŋ □ 抛	oŋ(ɔŋ)学(桌)	iŋ(ɛiŋ)直(吉)

uŋ(ouŋ)物(屋) yŋ(øyŋ)玉(蓄) eiŋ(aiŋ)泽(得) øyŋ(ɔyŋ)或(角) ouŋ(ouŋ)夺(卓)
iaŋ(iaŋ)额(吓) ieŋ(ieŋ)杰(折) uaŋ(uaŋ)活(泼) uoŋ(uoŋ)越(国) yoŋ(yoŋ)药(决)
[韵母特点]

①福州话韵母元音共有 7 个音位: i、u、y、a、ɛ、œ、o。

②元音 i、u、y 发音时舌位比标准音略低, 稍等于 [I][U][Y]; 但作介音时则舌位较高、较紧。

③元音 a 舌位在 a 或 A 之间, 但遇阴去、阳去或阴入调时舌位后移到 A-a 之间。如“架[kɑ⁵]、
“丽”[la⁴]、鸭[aŋ⁷]。

④元音 ɛ 舌位比标准音高, 相当于 [E]。但在介音之后或高元音 i、u 之间, 声调为阴平、阳平、
上声、阳入时, ɛ 变为 e, 舌位比标准音靠后。如“支”[tsie¹]、“蛇”[sie²]、“椅”[ie³]、“热”[ie⁸]等。

⑤元音 œ 唇形不太圆。但在高元音 y 前则舌位抬高, 读为 ø。如“衰”[søy¹]。

⑥元音 o 舌位偏前, 唇形不很圆, 遇阴去、阳去、阴入调时变成低一度的 ɔ, 如“倒”[tɔ⁵]、“道”
[tɔ⁶]、“桌”[tɔ⁷]; o 在 u、i 之间, 声调为阴平、阳平或上声时, 变读为 ə, 例如“辉”[xuəi¹]、“违”
[uəi²]、“伟”[uəi³]; o 在 uŋ 之前, 声调为阴去或阳去时, 或者在 uŋ 之前, 声调为阴入时, 音值读为 ɒ,
如“钢”[kɒuŋ⁵]、“段”[tɒuŋ⁶]、“骨”[kɒuŋ⁷]; o 在 u、y 与 ŋ 之间, 声调为阴去或阳去时, 或在 u、y 与 ʔ
之间, 声调为阴入时, 则读为 ɔ。如“酱”[tsuɔŋ⁵]、“象”[ts'uoŋ⁶]、“削”[suɔŋ⁷]、“建”[kyɔŋ⁵]、“键”
[kyɔŋ⁶]、“决”[kyɔŋ⁷]。

⑦塞音韵尾, 当代福州人一般趋向于读 -ŋ 一套。但老一辈与部分中年人仍读为 -ʔ 与 k 两
套, 郊区则更多些, 只是发音不固定, 有自由变读现象。

⑧韵母中的韵腹元音舌位因字调不同而出现变化: 遇阴平、阳平、上声、阳入调读为本韵, 遇阴
去、阳去、阴入调时读变韵(即括号中的韵母)。本韵转化为变韵的规则是: 高中元音低化(e→ɛ、ɛ→
a、ɔ→ɒ、ei→ai、ou→ɔu、øy→ɔy); 前元音后化(a→ɑ); 单元音复化(i→ei、u→ou、y→øy)。上表中韵母
凡加括号者即其前面本韵的变韵, 例字同此。

⑨遇多音节连读, 前音节不论原先属本韵或变韵, 一律读同本韵。

3、声调表:

福州话共有 7 个声调, 其调类与调值如下:

调类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调值	┐ ₄₄	ㄣ ₅₃	√ ₃₁	↘ ₂₁₃	ㄣ ₂₄₂	┐ ₂₃	┐ ₅
例字	衣诗	夷时	以死	意四	异是	乙锡	入习

[声调特点]

①福州话声调中平、去、入各分阴、阳两类, 上声仅一类。中古全浊上声归阳去调。

②福州话声调有平、升、降、升降、降升五种调型, 具备了汉语声调的基本形式, 有一定代表性。

③声调发音时的特点是:

A、阴平调收尾比起音略低;

B、阳平调为典型的高降调, 音势强;

C、上声调实际调值为 √₃₁₁, 先降后平, 今记为 31;

D、阴去调为降升调, 下降比上升的音域长;

E、阳去调为升降调, 急读时曲折并不明显;

F、入声为短促调, 但阴入调缓读时与阴去调颇为相似。

④连读过程出现变调一般后字不变调, 前字变调。前字变调规律是:

上字变调 下字声调 上字声调	阴平 阳平 阳入	上声 阴去 阳去 阴入	
阴平、阴去、阳去、阴入(原-ʔ尾)	44(4)	53	
上声、阴入(原-k尾)	21	24	44(4)
阳平、阳入	44(4)	31	21

二、长乐话声韵调

1、声母表:(共 14 个声母)

p 边肥平	p' 波浮皮	m 蒙明微	
t 低知茶	t' 他蛭桃	l 柳泥日	
ts 曾残慈	ts' 出差叉	s 时丝产	
k 求肌猴	k' 气苦琴	ŋ 语疑玉	h 喜何兴
ø 莺如仁			

[说明]

①声母 p、p'、m、t、t'等与普通话十分近似。

②单字音口语中绝大部分人 n、l 不分,只读边音 l。如南、蓝都读 laŋ², 奴、炉都读 lu²。但少数人口语中还能区分 n、l。与福州话比较少了 n 声母。

③声母 ts、ts'在与齐撮呼韵母相拼时,读音近似于 tɕ、tɕ'、ɕ,如之 tsi¹、雌 tsi¹、书 tsy¹、趋 ts'y。但其发音部位只在 ts、ts'与 tɕ、tɕ'之间。

④声母 k、k'、ŋ、与齐撮呼韵母相拼时部位前移,发音接近 c、c'、ɲ、ɲ,如纪 ki³、起 k'i³、ŋi² 疑、喜 hi³。

⑤零声母 ø 带有微弱的摩擦,近于 ʔ-。

⑥连读过程后音节声母因受前音节韵尾影响出现声母类化,其变化的规则是:

下字变声 上字韵母 下字声母	阴声韵、入声韵(原-ʔ尾)	阳声韵
p、p'	β	m
t、t'、s	l	n
l	(不变)	n
ts、ts'	ʒ	ʒ
k、k'、h	ø	ŋ
ø	(不变)	ŋ

2、韵母表:(不计变韵,共 53 个韵母)

a(ɑ)嘉(架)	ɛ 低街	ø(œ)初(梳)	o(ɔ)歌(告)	i(ei)之(志)
u(ou)孤(务)	y(øy)须(恕)	ai(ai)开(爱)	au(au)郊(扫)	eu 谋茂
øy(ɔy)催(坐)	ia(ia)遮(蔗)	ie(iɛ)鸡(誓)	iu(iɛu)秋(又)	ua(ua)花(话)
uo(uɔ)锅(过)	ui(uoi)杯(胃)	yo(yɔ)桥(锐)	iau(iau)豆(透)	uai(uai)乖(坏)
aŋ(aŋ)山(看)	iŋ(eiŋ)金(印)	uŋ(ouŋ)翁(运)	yŋ(øyŋ)银(众)	eiŋ(aiŋ)灯(垫)
øyŋ(ɔyŋ)东(洞)	ouŋ(ɔuŋ)缸(钢)	iaŋ(iaŋ)声(线)	ieŋ(iɛŋ)天(战)	uaŋ(uɑŋ)欢(唤)
uoŋ(uɔŋ)光(望)	yoŋ(yɔŋ)香(向)	ak(ak)达(塔)	ik(ɛik)极(乙)	uk(ouk)掘(谷)
yk(øyk)育(郁)	eik(aik)十(色)	øyk(ɔyk)毒(北)	ouk(ɔuk)学(桌)	iak(iak)吓(獭)
iek(iɛk)叶(揭)	uak(uak)滑(法)	uok(uɔk)局(国)	yok(yɔk)若(约)	aʔ(aʔ)麦(柏)
eʔ(ɛʔ)讷(呷)	oʔ(ɔʔ)学(阁)	øʔ(œʔ)咳(叻)	iaʔ(iaʔ)额(窄)	ieʔ(iɛʔ)食(摘)
uaʔ(uaʔ)划(口呼猪声)	uoʔ(uɔʔ)箸(沃)	yoʔ(yɔʔ)药(脚)		

[说明]

①长乐话共有 7 个元音音位:[a][ɛ][ø][o][i][u][y]。另有 5 个明显的元音音位变体:ɑ、e、œ、ɔ、ɒ。

②元音 a 舌位比标准高[a]后,在阴去、阳去、阴入条件下变为[ɑ]。如霸[pa⁵]、耙[pa⁶]、伯[paʔ⁷]。

③元音 ɛ 位置在 e 与 ε 之间,相当于[E]。

④元音 ø(œ)是 e(ɛ)相对的圆唇元音,但舌位偏后,唇形不够圆。

⑤元音 o 的舌位比标准高[o]偏前,唇形略展,如多[to¹]、科[kuo¹]。

⑥入声韵尾有-ʔ与-k两个。比福州话多一个-k。

⑦韵母中的韵腹元音舌位因字调不同出现变化:遇阴平、阳平、上声、阳入调时读本韵;遇阴去、阳去、阴入调时读变韵(即括号内的韵母)。其中本韵转化为变韵的规则与福州话相同(见前)。但在多音节连读时,前音节一律读为本韵。

3、声调表:

长乐话共有 7 个声调,调类与调值如下:

调类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调值	┐ ₄₄	┘ ₅₃	┐ ₂₂	┘ ₂₁₁	ㄣ ₃₄₃	ㄣ ₂₃	┘ ₅
例字	东方	同防	董纺	栋放	动远	笃忽	毒惑

[说明]

①阳平调 ┘₅₃属于高降调,调势较强。

②上声调 ┐₂₂为低降调,实际发音调值为┘₂₁₁。今记为 211。

③阳去调 ㄣ₃₄₃为曲折调。

④阴入调 ㄣ₂₃与阳入调 ┘₅发音时比较短促。

⑤连读过程后音节声调不变,前音节发生变调。其变调的规则是:

上字变调 下字声调	阴平、 阳平、 阳入		上声、 阴去、 阳去、 阴入	
上字声调	阴平、阴去、 阳去、阴入(-ʔ尾) 阳入(-ʔ尾)		阴平	
上声 阴入(-k尾)	半阴去(21)		半阳去 (34)	阴平
阳平	阴平	半阴去 (21)	上声	半阴去(21)
阳入(-k尾)	阳入		阳平	

三、福清话声韵调

1、声母表:(连零声母在内,共15个声母)

p 边巴缚 p' 波怕匪 m 蒙马微
t 低茶知 t' 他程仗 n 日拿女 l 柳礼李
ts 曾精旨 ts' 出秋铲 s 时小丝
k 求家肌 k' 气科起 ŋ 疑五玉 h 喜许何 ø 莺衣乌约

[说明]

- ①双唇音 p、p'、m 发音时与普通话比较接近。
- ②n、l 声母,福清话分辨分明。
- ③舌尖擦音,老一辈人发音近齿间音 θ。如丝[s^ll]。但中年以下的人已普遍读 s。今统记为 s-。
- ④音节连读时另有 β-、ɣ- 两个新出现的声母。
- ⑤舌尖音 ts、ts' 在与 i、y 相拼时发音部位在 ts、ts' 与 tɕ、tɕ' 之间。
- ⑥福清话音节连读时,后音节声母往往要受前音节韵尾影响产生类化音变。其变化的规律是:

上字韵母 下字声母	阴 声 韵	阳 声 韵
p p'	β	m
t t'	l	n、3
l	(不变)	
ts、ts'	3、l	
s		n